

在巴黎遇见非洲：我的法国豪萨语研修记

王书剑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国家为尼日利亚

“你为什么要来法国学豪萨语？”这是我在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Institut national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 INALCO）学习时被问过无数次的问题。确实，除了自身对豪萨地区具有浓厚兴趣外，选择法国的另一重要原因就在于其拥有历史悠久的非西方语言教学与研究传统。据记载，早在“太阳王”路易十四统治时期，法国便建立了一所专门培养翻译家的语言学校，并由此拉开了法国现代意义上非西方语言教学与研究的序幕。发展到今天，法国的外语教学和地区研究已享有很高的国际声誉，但就集非西方语言教学和地区研究为一体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来说，执牛耳者非东语学院莫属。

一、东语学院的发展历程

东语学院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 1669 年创建的青年语言学校（École des jeunes de langues）。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法国人意识到商业和外交是传播革命思想的重要战略途径，因此迫切需要创立一所专门讲授和研究东方语言的机构为此服

务。1795年3月30日，东方语言专科学校（École spécia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由法国政府正式颁令成立，教授的首批语种包括阿拉伯语、土耳其语、塔塔尔语、波斯语和马来语。据档案记载，学校当时挑选语言的唯一标准就是政治与商业的实用性。

随着法兰西帝国海外殖民地的不断扩张，东方语言专科学校在19世纪经历了长足的发展，并于1914年正式更名为国立现代东方语言学校（École nationa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学校教授的语言已增至近50种。受1968年法国学生运动的影响，学校由原来的独立机构变更为巴黎第三大学（Université Sorbonne Nouvelle - Paris 3）的附属机构，并改名为现代东方语言中心（Centre universitair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后于1971年再次更名为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并沿用至今。

1985年，东语学院以特殊院校（Grand Établissement）的身份重新从巴黎第三大学独立出来，直接受法国教育部的管辖。2010年，东语学院同其他几所高等院校签署协议共建巴黎城市索邦大学（Université Sorbonne Paris Cité, USPC）以共同获得法国政府的重点投资。2011年，东语学院连同语言文化图书馆（Bibliothèque universitaire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 BULAC）整体搬迁至位于巴黎13区的语言文化中心（Pôle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至此，学院原先分散在不同地方的教学点和图书馆成功整合至一栋综合大楼中，发展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图1 位于巴黎13区的语言文化中心

图片来源：<https://i0.wp.com/www.etudes-armeniennes.org>

目前，东语学院专注于非西方语言文化的教学与学术研究，下设十二个院系，教授超过100种语言，涉及的地区包括非洲与印度洋、亚洲与太平洋、欧洲与欧亚、中东与马格里布等。除此之外，为满足学生的学术与职业发展需要，学院还开设了国际关系、国际经济学、传播学等专业课程。在学术研究领域，学校下辖14个研究团队，这些研究团队大多以地域为划分标准，主要从语言学、文学、人类学、历史学等角度对该地区展开跨学科研究。

二、东语学院的非洲研究

2015年9月，我进入东语学院学习豪萨语，可以说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接触非洲研究。东语学院的非洲研究主要分为教学和科研两部分。其中，本科和硕士教学主要由非洲与印度洋系（Département Afrique-Océan indien）负责，教授阿姆哈拉语、柏柏尔语、科摩罗语、豪萨语、马达加斯加语、曼丁哥语、富拉尼语、索宁克语、斯瓦希里语、沃

洛夫语和约鲁巴语等 11 种非洲本土语言。黑非洲语言文化实验室 (Laboratoire Langage, Langues et Cultures d'Afrique Noire, LLACAN) 则主要负责非洲研究方向的博士生培养以及相关的语言学、文学等研究项目的开展。

东语学院的非洲本土语言教学体系十分成熟，且注重语言和地区文化的平衡。以我所在的豪萨语专业为例，学生在本科期间除了需要学习豪萨语的语法、口语、写作等专业课程外，还需要与系里其他专业的同学一起学习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历史、地理、电影等文化课程，以及文学、语言学、人类学等学科基础课程。在这样的培养体系下，学生一方面能获得扎实的语言训练，另一方面也能对非洲有一个较为系统与全面的认知，并能以此为基础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去分析自己感兴趣的非洲议题。

三、在东语学院的学习与生活

东语学院目前有两位豪萨语老师。Jean-Charles Hilaire 是豪萨语专业的主管老师，负责语法、翻译和写作等课程。他博士毕业于东语学院，主修语言学，后留校任教至今。Hadiza Nazal 是口语老师，她来自尼日尔，通过政府奖学金赴法留学，并最终留在法国。此外，Nazal 老师还是一位接受过 7 年专业训练的心理治疗师。两位老师通常一起为我们上课，配合效果非常好。以语法课为例，每当 Hilaire 老师为我们讲完一个重要的单词或语法结构，Nazal 老师就会给出几个地道的例句。如有必要，她还会为我们补充该单词或表达方式在豪萨人日常生活中的特殊含义，或者向我们展示不同豪萨方言间的表达与发音的异同，非常有趣。



图2 作者与 Nazal 老师（中）和 Hilaire 老师（右） 作者拍摄

和我一同学习豪萨语的同学并不多。第一年，我所在的班级共五名学生。除了我之外，有来自尼日利亚中部乔斯地区的 Emmanuel，有喀麦隆裔法国籍的移民二代 François，有来自乌克兰的语言学博士生 Yulia，还有来自意大利的剑桥大学博士生 Noémi。其中，只有我、Emmanuel 和 François 是东语学院的在籍本科生，而 Yulia 和 Noémi 则是通过欧盟伊拉斯谟斯校际交流项目过来的学生。第二年，Yulia 和 Noémi 回到各自的学校，François 因为挂科过多而选择换专业，班上只剩下我和 Emmanuel。到第三年（本科项目最后一年）时，Emmanuel 又因为没有修满核心文化课程学分，只能留级，班上只剩下我一个人。这也使得我在最后一年能经常享受两位老师同时为我准备的“VIP 私人定制”课程，虽然更加灵活自由，但课业压力也更大了。



图3 Emmanuel (左一)、Yulia (左二)、François 和作者在进行小组讨论 作者提供

如前文所述，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文化课也是培养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东语学院的文化课一般是大班教学，尤其是部分核心课程，系里所有的学生都必须选修。需要说明的是，文化课的任课老师大多是法国白人，他们普遍拥有博士学位和非洲实地调研的学术经历，而系里的在籍学生则基本都是同 François 一样的非裔二代移民。他们自我认同为法国人，但又因种族与肤色难以完全拥抱西方文明；另一方面，作为移民后代，他们又缺乏对自己种族语言文化的深入了解，这导致他们常常面临身份认同等问题。在汇集了大量此类同学的文化课上，我们常常能够看到一位白人老师，站在讲台上用法语，间或夹杂着几句富拉尼语或索宁克语，为台下一排排非洲移民后代讲述着本属于他们自己的历史、政治、文学与电影。这个图景总是让我想起一个多世纪以前西方传教士在非洲各地创办教会学校，并为当地青年传授西方语言和文化的历史。当这两个画面在我脑海中交织重合时，我意识到即使这么多年过去了，特定的权力关系依旧难以撼动。

在学习之余，东语学院的课外生活也非常丰富。在豪

萨语班的同学中，Emmanuel 已有一定的语言基础，所以他带头组建了豪萨语学习小组。除了帮助我们练习口语之外，Emmanuel 还经常和我们分享尼日利亚与豪萨地区的风土人情，带我们去去地道的尼日利亚餐厅，向我们推荐尼日利亚诺莱坞（Nollywood）电影等等。犹记得有一次期末考试完，我们五个人相约一起去西岱岛逛集市，逛累了就各自买一个土耳其烤肉饼（Kebab）围坐在塞纳河边，边吃边聊。具体的聊天内容我大多已忘记，但那些映着暖黄色夜灯的笑脸我永远记得。此外，东语学院也经常举办电影放映、艺术展、地区文化节等活动。Afrinalco 是非洲与印度洋系的学生会组织，成立于 2013 年，主要负责举办一年一度的非洲文化日（Journée de l’Afrique）和其他与非洲相关的学生活动。非洲文化日当天不仅有非洲研究系列书展、非洲传统服饰展、非洲国家文化展，还有由同学们亲手制作的非洲传统美食摊。活动当天中午，二层大厅总是人潮攒动，大家一边品尝着传统美食，一边和周围的同学或老师聊天，好不惬意。



图 4 Afrinalco 举办的非洲文化日一瞥

图片来源：<https://www.facebook.com/Afrinalco/photos>

四、东语学院非洲研究的发展困境

进入二十一世纪，法国经济增长持续走低，青年失业率也一直处于高位。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使得就业市场的需求日益成为法国大学生专业选择的重要参考因素。在这一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计算机、金融、管理等热门专业，只为求得一份好工作。但与之相对的，外语专业，尤其是非通用语专业，日益边缘化，这对东语学院非洲研究的发展打击巨大。

近年来，东语学院非洲语言专业生源严重不足。以豪萨语专业为例，在我入学那年，大一仅三人注册，大二没有人注册，大三仅一人注册，硕士班没有人注册。Hilaire 老师有一次无不沮丧地向我抱怨到，曾经有大量希望从事非洲外交和外贸事业的学生来东语学院接受学位教育，但现如今这样的学生越来越少了，反而经常有其他学校主修国际关系、国际贸易或是比较文学的学生，出于专业要求，来这里随便选一个语种读双学位或者副专业，但这些都不算严格意义上的东语学院的在籍学生。

生源不足问题进一步导致相关的教职和科研经费不断被削减。在法国，教职和科研经费的分配基本是按照招生规模来确定，如果一个专业长期无法招到足够的学生，其所能分配到的资源就会逐渐减少。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教职数量的“自然消亡”，即当一位教授退休后，该职位就会被取消或是重新分配给其他专业，而不是重新招聘专业教师填补空缺。在这一制度下，“边缘”语种专业也会“自然消亡”，即当负责一个专业的唯一教授退休后，学校可能就取消该专业的招生资格，不再提供学位教育。如果有需要，学校也只会以合同制的形式聘请相关的语言老师（Maître de Langue）开设语言课，但也不会再有过多的投入。

五、后记

在法国学习豪萨语对我来说是一次“在异文化中学习另一种异文化”的奇妙体验。虽然能系统地接受非洲本土语言与文化研究的学术训练，但其课程设计、学科视角，乃至研究方法，都难免带有西方世界的傲慢与偏见。无论是中国人，还是那些非裔二代移民，在学习过程中都需要警惕知识生产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西方中心主义。我想，对于中国的非洲研究学者来说，除了要真正踏入非洲开展扎实的田野调查外，了解不同国家的非洲研究也十分必要，因为这不仅能够拓宽视角，更能促使我们进行理论与方法论的反思，由此进一步通过“他山之石”更好地理解非洲与自身。

本篇责编 郑楠 文字校审 董慧